

颜斗作品集

猴 仔 有 种

三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东52A-6

44568

HJ2

C-3

颜斗作品集之(17)

猴 回 仔 有 种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17)

猴团仔有种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32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T-80506-565-X/1·163

定价:35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有些事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，人根本就无力反抗。本来游飞可以象痞子一样逍遥自在，无奈他是武林盟主之子，不愿受拘束，却偏生进了啸涛庄。古道热肠，作媒做得一团糟，上代之间情仇缭绕，晚辈又稀里糊涂，于是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情，幸好，猴团仔运气好，向宇海造化大，这才能良缘喜结，威震武林。

目 录

第十三章	兄妹逼成亲	469
第十四章	被助离虎穴	509
第十五章	宇海逢旧人	548
第十六章	同舟共济助	587
第十七章	恩怨复恩怨	626
第十八章	真相终浮出	665

第十三章 兄妹逼成亲

就在此际，慕容悟却从舱顶居高临下地发出许多菱形镖，犹如连环炮似的一把把激射过来，叫人躲不胜，噗地一声，姜慧慧已被躲中左肩，才一中镖，立感伤口发麻，才知镖上有毒，不禁大惊失色，又见游飞胸口亦流出黑血，知道他也中了毒，骇急下立即偏头向小船叫道：“西门俊！东郭伯伯，快来救游飞侄儿！”

慕容悟原本已挺剑要飞扑下来，听她这么一叫，不禁转头去看那小船。

姜慧慧抓住这一瞬间，连踢地上落剑激射他，将他逼得倒退数步，她这才得空快速替游飞点穴止住毒气流窜，随后挟他翻落小船。

游飞这时已渐渐昏沉，手中的剑还不断无力地挥动着，姜慧慧拿着他的剑，切断自己方才绑上的绳索，那慕容悟却已到了船槛上，狞笑道：“那里走！”正要飞身扑下来时，江上却一连发出串串哨声，此起彼落由远而近。

慕容悟心头一震，顾不得弄清是敌是友，立即转身叫船家靠岸。

猴 团 仔 有 种

等他的大船一靠岸，已有四、五只小船飞快地穿过米船，来到游飞两人的小船前。

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：“姜姑娘！游二爷！”

姜慧慧一松气，几乎昏了过去。这时，长江三十六水寨的首领唐子楠已跳上小船，来到舱内看到眼前景况，立即急得扼腕道：“糟了！来晚了！来晚了！”

姜慧慧喘气道：“什么晚了，快去拿纸笔来。”

唐子楠大感不解，但也不敢违拗，忙吩咐下去，但这些汉子除了家伙之外，那来的纸笔？还是有人灵光一闪，到运米船上抢来一本帐簿和一截黑炭，交差上来。

姜慧慧到这时已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气力，而且越来越感到麻痛，但还是咬牙根在帐单背面飞快写下一些药名，然后气息微弱地道：“快去找这些药，熬成汤喝，再将药渣捣烂敷在伤口。”

唐子楠拿起帐簿，飞了出去，姜慧慧再也支撑不住，遂晕了过。

等到姜慧慧悠悠转醒时，却是感到有人抱住自己，正一汤匙药凑向自己的嘴唇，她睁开双眼，看见一个满脸雀斑的胖丫头，正弄得手忙脚乱的。

这女孩儿见她忽然醒来，可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请，请喝药！”

姜慧慧放下心来，张口喝药，喝完后才感到左肩上的伤口已被包扎好了，低声道：“你帮我包药的？”

女孩怯生生的笑道：“是的！爹叫我来服侍姜姑娘。”

姜慧慧吁口气又道：“你爹是谁？”

女孩道：“我爹是长沙帮帮主武进成，我叫花姑。”

姜慧慧点头微笑道：“很好听的名字。”

花姑被赞得露出憨憨的笑靥，双颊一红，倒也可爱生色。

这时，一个人来到门外说道：“花姑，姜姑娘醒了吗？”

花姑欣喜地回道：“醒了，正和我说话呢！”

姜慧慧低声道：“问他游飞醒了没？”

花姑遂又向外叫道：“爹！姜姑娘叫我问你游飞醒了没有？”

外头武进成咳了一声，急道：“要叫游二爷！”顿一顿又恭谨地道：“姜姑娘，二爷醒是醒了，可是穴道未解，全身动弹不得，已服下药，又敷好药了。”

姜慧慧无力地道：“叫他穴道一开，立即逼毒，每隔一个时辰给他喝一碗药，帮他解毒，心脉务必封住，直到毒血逼尽，才可以解开。”

花姑将话一字不漏转给武进成听，武进成倒是听一句，应一个是，应得花姑频频向姜慧慧伸舌头。

武进成听完后立即退下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姜慧慧觉得体力已恢复大半，药效已开始运行，就叫花姑扶自己盘腿坐好，也开始运功逼毒。

她伤势较轻，只两天毒已逼尽，伤口也弥合起来，游飞剑中要害，伤势沉重，直养了七、八天，才合住伤口，又直到十来天后，伤才痊愈。

游飞伤才一好，就指着伤疤对姜慧慧笑道：“我这人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我已连死两次了，都没死成。”

姜慧慧闷哼道：“无三不成礼，小心你的第三次，那可死定了。”

游飞做个鬼脸，突然想到罗碧云，又垂泪道：“她可别死了才好！”

姜慧慧愠道：“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她不可能死的，慕容悟没那么大的胆子杀她，真蠢！”

她一边说着，竟对游飞满脑子罗碧云，感到微微不快，但也说不出是为了什么原因。

略顿一顿，她转头对站在一旁不敢吭声的唐子楠道：“你们为何知道我们在湘水出事？”

唐子楠支吾半天才道：“是这样的，那天一别，我们一伙人商量下，觉得不好撇下二爷的事不管，但又怕坏了事，只好沿路盯梢而已，见两位沿湘水走，我们就跟着船。

那天两位刚到长沙欣赏水色时，我还在船上望着你们呢！那知你们一进城就不见了，我们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后来却听说江上有人恶斗，赶来一看，却是两位，只可惜让对头给跑掉了。”

姜慧慧奇道：“我们一路扮成商客，又发生了一些事你们怎么还盯得上？”

唐子楠道：“我们原也认不出，但是我们人多，但凡两人结伴同行，沿湘水南下的，不论男女一概盯上，盯久了自然认出是哪两位了。”

猴 团 仔 有 种

姜慧慧听得吸了口气，觉得这班人武功不怎么了得，其他能力倒是要得。

唐子楠道：“二爷是否要继续南下？”

姜慧慧道：“你把我们送到对岸去，备上两匹好马，我们要上衡山去。”

唐子楠点点头道：“什么时候动身呢？”

姜慧慧道：“养了十来天的伤，不知耽搁多少事了，当然越快越好，明天就动身。”

唐子楠点头称是。这时，游飞才插进一嘴道：“这些天劳烦了列位大哥，真过意不去。”

这句话说得唐子楠等人诚惶诚恐，姜慧慧一言支开他们，转头对游飞撇嘴道：“什么过意不去？真恶心！你倒是那向大楞子学了不少。”

游飞挑挑双眉，不置对错。姜慧慧又骂了唏：“好的不学，全学这些俗不可耐的东西。”说完挥袖而去。

游飞楞眼瞪着她嘟嘴走了出去，心想这些日子来自己应该没有得罪她呀！怎地她一直没好脸色给自己看呢！脑中不禁浮上罗碧云的影子，只觉天下女人尽皆如此，忽晴忽阴，捉摸不定。

隔天一早，唐子楠等人，果然一切准备妥当，送游飞两人过江，又目送两人跨马远去，大伙儿才松了一口气。

武进成笑道：“瞧姜姑娘醋劲儿可真大。”

唐子楠哈哈一笑道：“咱们这些天可真开了眼界，见到她惊为天人的庐山真面目，原也只有二爷这种倜傥男

子配得过，只是，那二爷可真风流，难怪她不高兴。”

武进成摇头笑道：“那碧云妹妹又是谁家姑娘啊？难道比得上姜姑娘？瞧二爷迷糊中开口闭口叫，我还真担心守在一旁为他换药的姜姑娘，会忽然一拳揍过去呢！”

唐子楠笑道：“姜姑娘何等才女，怎会凭地小气，只是脸上浮沉不定，倒不知心中想些什么？”

有人接口道：“想着要不要揍他一拳！”逗得众人立时哈哈大笑起来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再说游飞两人一离开长沙，就进入岳麓山脚下，此山灵秀高耸，下临湘江，景色如画，两人由于有事在身，不能登山一游，口中连叫可惜。

路过岳麓山已入衡山范围，山峰连绵，一峰接着一峰，有如叠叠翠浪，沿着鸟语猿啼，花奇木秀，峰顶烟绕云蒸，山径时传流泉飞瀑之声。

这衡山是从长沙的岳麓算起，一直到衡阳的回雁峰，共有七十二座山峰，均是衡山的范围，而游飞所要去的却是最高主峰祝融峰，一路云天缥缈的景色，雄伟壮阔的山峦，目不暇接，吸引得马上两人，时时驻马观望流览。

如此又走了七、八天才来到衡山主峰之下，走过上封寺、高台寺时，天色亮丽，极目一望，松涛四处流动，游飞一见，大喜道：“哇！那树好看，那边的叫杉，还有半峰上高高兀立的叫丹桂，知道了吧？”

游飞眨眼道：“反正都是树，偏要和人一样，各取一

名，真是麻烦。”

姜慧慧不想同他贫嘴，只自顾去观赏，正看得眼疲时，她突然叫道：“哎哟！不好，不好！”

游飞吓了老大一跳，忙道：“什么事不好啦！”

姜慧慧跺脚道：“已经过了三、四天，哎！今天是第五天了，人家什么武林大会已经开过五天啦！咱们来迟了！”

游飞一下没了主张，急道：“来迟了，那要怎么办？是不是就找不到罗姑娘了？”

姜慧慧沉吟道：“要是慕容梧以为我们已经死了，那就有可能在这里找不到她了。”

她这么一说完，接接下来是一阵死寂般的沉默，两人一心只想救出罗碧云，根本无意参加什么武林大会，才会将此抛诸脑后，再加上事故连连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此刻顿时失去了来的目的，整个脑袋有如峰上云气，白茫茫一片，活像迷了路的行人。

接下来只能漫无目标地在峰下绕到天色转昏，才进入南狱镇内，一眼看到一座好大的庙，不知不觉信步靠近。

这庙红墙黄瓦，气势雄伟，匾额上题有“南岳大庙”四个字，见那庙门尚且大开，两人即下马，逛了进去，里头亭楼无数，占地广大。

游飞吁了口气道：“好大的庙哇！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庙。”

姜慧慧笑道：“倒有点像京里的宫殿。”

两人穿廊过庭，一路走了进去。

正看得眼花缭乱，突有人从前面一座“御书楼”的建筑物里走了出来。

甚是大摇大摆，可见是庙里人。

那人看到他们，迳走过来，作揖道：“两位施主，天色已晚，庙门就要关闭，不能进去了。”

姜慧慧见此并非和尚，又一身以长衫，可能是庙祝，即撇嘴道：“我们咱过这里，正想来借住一宿，你反倒要赶我们走。”

那人面呈为难，又打揖道：“庙内本有房舍可供住宿，只是这几天来了很多施主，已经住满了，没有房间了。”

游飞歪嘴笑道：“我们一路进来，连个鬼影子也没见到，你倒说住满了人，小气拒客，也不能乱言胡说。”

那人不悦道：“并非在下胡说，而是那些人此刻大半游山去了，但房间中却留有他们的行李，如此焉能再借两位？”

姜慧慧眨眼笑道：“只怕已有人回去了，这样不就有空房间？”

那人听她如此说，脸倒红了一红，又打揖道：

“实在是那些施主，在庙内盘桓了十数日，房舍都还没打扫，住持见僧门在此开大会，闹得全庙上下不得安宁，就下令不再接待新来的借宿人，直到那些人全走光，才恢复惯例，这镇上也有客店可住，两位施主就见谅！”

姜慧慧见他着实为难，就作罢道：“好吧！住是不住了，但我们还没看够，总得让我们四处玩玩吧！”

那人却又犹豫起来，游飞笑道：

“老兄！别这么不通情理嘛！我们大老远来的，正兴致勃勃，你总不能非把我们赶出去才行呀！何况，一看完我们就拍拍屁股走啦！”

那人无奈地叹气道：“好吧！两位既如此坚持，就让两位进殿去参拜南岳大神，在下陪两位进去走走吧！”

姜慧慧笑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你跟着我们，倒坏了我们的兴致。”

那人苦笑道：“好吧！在下就在这御书楼，等候两位回来，要出庙时请务必知会一声，在下好关庙门。”

游飞奇道：“哇！怎么这么大一座庙，难不成只剩你一个人？”

那人道：“庙中的师父们知道这些天会有很多人到庙里开什么大会的，因碍不过人家的情面，又怕扰了清修，所以，将庙借出后，全到后面大明峰去了，过两天才回来，只吩咐我们招待客人，而那些客人倒个个来无影去无踪，有时见他们一群群大声叫骂，有时又高声谈笑，有时又全出庙去了，这两日倒有大半的离去。”

游飞两人互望一眼，知晓所谓的武林大会确是在这里开的。那人转头四处望望，苦笑道：“这会儿，留下的人，可不知又到那里去了，不过，反正关了门，他们还是进得来，倒也不碍我的事。”

游飞正想跟他说，叫他现在去关门，反正也不会碍到他俩出庙门，姜慧慧却一拉他的衣袖，对那人道：“喔！原来如此，我们进去看看就出来，不会花多少时间的。”

那人点头道：“那两位请进去吧！殿内的灯大半我已点上了。”

两人应了一声，就往正殿走了过去，昏黄的天光下，只见那廊外环绕着露台玉石雕栏，花纹细致生动，大殿两侧长廊无数，弯弯曲曲，苍松翠柏，掩映其间。

往殿内一走，顿觉森然动魄，主殿重檐七间，内外计矗立着七十二根花岗岩石柱，象征衡山七十二峰，柱头又见雕龙舞凤，栩栩如生。

两人在七十二根大石柱下，出神地绕来绕去，走到左首边，见石砌的回廊上，镶嵌着双面汉白玉浮雕，宛如一疋洁白的锦织，上面雕有山水田园、花卉草虫，造型灵巧美观，雕工出神入化。

两人看得高兴异常，就迳往四周壁上画看去，等看到右边时天已完全昏黑，只靠正殿上门烁的烛光照耀。

那右边的图画，却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兽，两人浏览下来，见壁上尽刻一些见所未见的奇花怪树，也有异禽神兽，本已十分怪异，而这右边的图画，则更变本加利地满满一壁亦人亦泉的鬼物，加上烛影幢幢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，仿佛壁上那些人面泉身、带刺夜叉，个个就要腾飞出来。

姜慧慧越怕越是目不转睛，游飞转头溜了一眼整座

猴 团 仔 有 种

大殿，顿觉烛光昏昏，甚是怕人。回过头来，和壁上一个青面獠牙，长满羽毛的怪人正对上面，自己暗地里猛吃一惊，正想伸手去拉姜慧慧，叫她离去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森冷的嘿嘿低笑。

他原以为一定是自己心虚，耳朵才会作怪，那知姜慧慧也听到了，身子一颤，两人迅速回身，一脸骇异地向殿中张望。

不料，殿里还真有一道灰影绕柱旋转，游飞颤声道：“是谁？”

姜慧慧定下神来，怒道：“谁在装神弄鬼，还不给本姑娘滚过来。”

一阵阴风吹面，那道灰影已悄然站在两人跟前，那人形如鬼魅，两眼如火熊熊，瘦长有如枯枝，宛如地狱命名者黑白无常。

姜慧慧颤声道：“你，你是人？是鬼？”

来人又怪笑道：“嘿嘿！庙中会有鬼？”

游飞不悦道：“那你干嘛弄这什么样子吓人！”

来人笑道：“我见两个小娃儿，如此出神赞赏这壁上伟大的雕画，心中高兴，遂绕柱行走。”

游飞吁了口气，姜慧慧却撇嘴道：“这壁上尽画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，乱七八糟的，有何伟大可言？”

来人惊道：“这鬼斧神工，一刀刀都可琢磨玩赏，如何不伟大？”说着瞠目而视。

姜慧慧却仍不屑地道：“依我看来，不如画上一些牡

丹莲荷、清秀山林、美女仕绅，才见悠美亮丽，四壁上全画上这些触目恐怖的怪东西，一点也不赏心悦目，如何可说它们伟大？”

来人冷笑道：“女娃儿不懂欣赏，这画不是看他所画何，而是看他如何画出来，一笔一刀尽是前人精心绘制，这雕匠真是神人，能如此生动活泼的表现，就是伟大的作品。”

姜慧慧毫不退缩，亦冷笑道：“一看书画，心中已不悦万分，却还要勉强自己去琢磨那一笔一刀，真是蠢才。”

来人怒道：“你骂老夫蠢才！”

姜慧慧和游飞均默不作声，只是瞅着他直笑。

来人又怒道：“历来欣赏名画，自是先观其气韵生不生动，再赏其格调高不高雅，再玩其笔触灵不灵活，那能以一眼认为其所画的内容不合心意就否认其价值，这样才是蠢才。”

姜慧慧笑道：“依我看来，这种说法不过如玩物丧志后的呓语，不是蠢才也是颠痴，看画当然以适不适意为主，认为好看就好看，讲求那么多，画不成画矣！只剩空无的气韵和零碎的笔触，这样看画，有何乐趣可言？”

来人骂一声，道：“我还以为两个小娃儿，有足够的涵养，何以欣赏老夫列祖列宗的名画，不料，原来是俗人，不谈也罢。”说完掉头要走。

游飞却忽然张口哈了老大一声，来人怒气冲冲道：“你哈什么劲儿？”